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六

援直三

鑒亮建言臣工以昭　聖德疏　　岑用賓

臣等待罪南垣接到邸報伏覩七月內該太常寺少卿周怡一本爲感激　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圖補報萬一事內條陳定　君志以修德業等事奉　聖旨周怡這廝抗違降二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念周怡向事　先帝以建言得罪落職編氓二十餘年今際遇　昌時仰荷　陛下推　先帝遺詔召用之恩復授原職旋蒙不次遷擢徑至今官其遭逢眞可謂不偶矣爲怡者正當祇承　陛下休德

之不暇何至遽有抗違而自罹　明庭之辜罰乎繼旬日復接邸報內錄有怡前疏全抄臣等再三披閱則見其疏內語多率直徑情無忌委失人臣恭順之體似與　陛下所謂審擇所言以承朕意之諭少有違背　陛下責以大義罪在抗違量行降調薄示警戒此誠　天高地厚之恩在怡亦當感戴無涯矣臣等復何詞但臣等竊思　天子之尊如天也其威雷霆也人非病風喪心其誰肯抗天而觸雷霆也哉語曰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人臣進言于君或以將順或以匡救皆所以務恭敬之實而盡忠君之道爾稽古虞廷以帝舜之君臨御在上智如大

禹豈不知其峻德重華之盛而顧亹亹告戒無所隱
避令見之經傳其懇切如此蓋忠臣事君必防其漸
聽其言雖固究其意則美此自古制治未亂保邦未
危之良圖也彼怡者直以感激　先帝生全之厚恩
感激　陛下之錄用幷不次超擢之奇遇故欲效虞
廷之所以事其君者以盡其愚忠于　陛下以少罄
其生平葵藿之悃欵其疏内首言受非常之　恩者
當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伸希世之義則其
情可見矣雖其中間過于狂戇未加審擇而其心實
無他也豈敢故爲是以抗　陛下天地之尊以觸
陛下雷霆之威而甘蹈于不測之禍也哉　陛下能

熟思俯察而優容采納之未必非涓埃之裨于高深則怡願忠之初心遂矣如必字字而較之句句而摘之則日月照臨爝火失其微光雷霆震迅品物失其故態怡以狂瞽上干天威將亦何辭以自解哉書曰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古人稱主聖則臣直良有深意陛下天縱聖神寬仁大度即位以来虛懷納諫言路宏開而登極詔内又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復終之以賛帝軌而翊皇猷尚有資于忠藎之論所以廓獻納之門而誘掖臣隣者誠著明矣周怡感千載之一時思效忠之有地其輸誠入告務期靖獻殊不覺其言之戇直至於如此爾卽

怡之能直適足以彰　陛下之至聖臣等猶意　陛
下當亟賞之何乃復以其直而罪之乎怡與起廢諸
臣曩日以建言得罪其忠誠昭灼天下莫不誦之頃
陛下之收錄之者亦必以其當日言事之忠也今諸
臣方各慶幸得　主而事之以伸未究之志詎知曾
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蒙譴則不惟　陛下收錄
怡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諸臣其効
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阻乎況　陛下之罪
怡者固以其疏內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擇罪之誠
是也然臣等恭閱其疏內亦有云惟願　陛下萬有
千載永保四海之富長居　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

邦協和庶幾臣之鄙心少舒萬一如此等語其將順
頌禱之悃何如也旣可摘其違抗者而罪之獨不可
嘉其將順之詞而姑宥之乎彼士人以危言峻節得
罪廢置旋復甄用者多有改絃易轍毀方爲圓而怡
乃能吐露肝膈若此縱其言狂戇有類抗違而終始
正直一節不少變易亦可嘉也臣等與怡素無交懽
之好今惓惓爲之控訴于　君父之前者非敢阿黨
比周以忤　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亮怡之罪有
可原或恐　宸覽少略未曾加察爾可亮而不之亮
可原而不之原于　聖神之德猶爲少欠天下後世
其謂　陛下何臣等職耳目之司于此而緘黙不以

上告是臣等亦有負于　陛下之任使矣天下後世
又將謂臣等何此臣等所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于
言也仰望　陛下廓　天地之量廣　大造之仁鑒
臣等愚昧之衷豁周怡抗違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
改別衙門用使之策勵以圖後效以終補報庶乎含
弘徧覆而　聖德益光大小曲成而臣工競勸矣臣
等不勝惓惓祈望之至

開言路杜奸萌以全　聖德疏　王嘉賓

臣見邸報有吏科給事中石星一本歲序更新萬化
伊始懇乞　聖明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事奉　聖旨
這廝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

實打六十棍爲民當差不許欺縱欽此臣驟見不勝
駭愕切思　陛下即位纔逾年耳前於太常寺少卿
周怡則調外任矣於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則斥之
爲民矣今於給事中石星既使爲民當差而復廷杖
之幾乎就斃矣數月之間所以處進言之臣日漸以
甚如此此實言路抑遏之機而奸邪鼓弄擅竊之漸
治道升降于此乎繫誠不可以無慮也臣時見報即
欲具奏陳其不可頃緣　陛下節有籍田春祭冊立
之儀即有疏諫未暇覽乃遲違數日今各舉已竣事
萬機從容輒敢冒昧一言非不知觸犯忌諱拂逆左
右然而不容已者誠以待罪言職不敢顧惜一身之

利害而陷　陛下於過舉也臣請即不可者爲　陛
下陳之國家置耳目之官所以補過拾遺不使人主
陷於不義也是故在朝有諍臣而後人君無過舉給
事中以諫爲職者也例當隨仗糾拾凡主上言動少
差皆得而言之若夫箠楚言官而嗔其言主上不得
聞其過而怠心生矣怠心一生萬幾叢脞而政事隳
矣故臣謂石星一事啓　陛下怠政之漸其不可者
一也古人云仗節死義之士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
是犯顏敢諫之臣世道所賴而立而培養成全則在
大君優崇而護惜之耳嘉靖末年權奸在朝士氣委
靡　陛下即位凡以建言得罪者或起用之或卹録

之加恩於既往實以激勸乎將來士類稍稍生氣矣石星入科未久乃即能謇謇諤諤正色危論此實陛下育息之人物是猶萌孽始生正宜吹噓培植以期成全顧罷斥廷杖是摧折其生意也士氣由此銷沮而側媚依阿之風興矣於世道何賴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嘗觀古中世之主欲止人之言往往加以誹謗之名夫人臣進言于君無非效忠于國詞非激切不足動人主之聽自非病狂喪心何敢忤犯此情理之所當察若夫禁人之言而謗加之則言涉于直者皆謗也是雖欲以箝言者之口而實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誠恐名色一立非所以訓臣下臣竊惑之其不

可者三也言路者國家之命脈繫焉其通與塞而治亂隨之言路一塞則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臣無人言之而天下之事去矣聖明之主方導之使言而顧止之乎臣謂處石星一事是杜衆正之路而開群枉之門此其不可者四也壅蔽之患前史載之詳矣故我 朝票旨付之內閣擬之昨石星之旨見其從中批出莫不疑惑咸以 聖量含弘天覆地載縱石星有未當諒亦包荒而遽處之如此如果出于 聖衷已非納諫之美如出左右所擬或生壅蔽之奸竊弄之漸殆不可長此其不可者五也宦官不預政 祖訓戒之嚴矣 陛下即位加恩從龍之臣雨露覃布

欲其沾造化之仁固然也爲此輩者正宜愈加勤慎
小心以拱掃拂之役可也但小人難養近則不遜從
来內官未有條陳時政者而李芳則妄肆其如簧之
口他如黃浦之蔭襲錦衣滕祥則爲票旨王本之生
事高麗　朝廷置之不行此輩防遏之嚴猶恐其肆
然無忌若夫縱容之過其亦何所不爲正德中劉瑾
事可爲明鑒言官斥逐正以示其用事之端耳不見
其形當察其影今其形狀不已暴著矣乎　陛下不
早加關防則將來之害不可捄藥此其不可者六也
小人之性睚眦必報中傷善類以快已私又其故態
也近日滕祥輩每被言官摘其壞事之跡欲起而報

之者屢矣石星之疏所謂察讒譖者則灼見其肺腑
而深中其膏肓也其所假而激　陛下之怒者不過
卽其語涉　聖躬者以爲言耳遠近傳聞石星當廷
杖時有內臣數人環列詈罵人言豈誣事必非虛卽
其詈罵之跡益見其讒譖之實矣假使石星不幸而
斃于杖下則　陛下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誤陷
陛下非淺也縱欲悔之其將何及此其不可者七也
是則由前言之則關言路之通塞由後言之則繫奸
邪之滋長誠非細小然也昔者仲虺之美成湯也不
曰無過而曰改過吉甫之頌宣王也不曰無闕而曰
補闕蓋人不以無過爲難而過以能改爲貴語曰君

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臣願　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喜平旦而思留神俯察推前日起用建言廢棄之意而施于今日以言得罪之臣將石星召用陸鳳儀原因條陳邊事誤遺　旨意字眼亦非大罪俱復原職使天下曉然知石星一事乃偶爾一時之誤庶幾可復于無過而不至于有關矣左右有言臣下短長者必察其毀譽之由左右有竊弄威福者必治以恣肆之罪如滕祥王本罪過明著已經論列下之法司問擬仍選忠厚老成如先朝金瑛懷恩王岳之儔使之供役一切章奏必以二三大臣　面議請　旨俱不留中庶上下

之情可通壅蔽之奸可除朝政清明而治道不無少補矣臣俯伏待罪無任隕越之至

宥言官弘 聖量以廣忠益疏　　鍾繼英

臣惟國祚君德與言路譬一元氣然其消息盈虛機相爲運也言路闢則君德隆君德隆則國祚昌是故古之聖帝明王思以隆君德而昌國祚則未有不闢言路者也敢諫之鼓聞善之旌止輦之受勤切懇至如將不及抑獨何心哉蓋所以防微决壅運元氣以葆天和耳日者吏科給事中石星見歲序更新乃萬化伊始之會以故有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之疏其疏中所指語言率多勁直不識忌避宜有以觸 天威

而犯雷霆之怒者加之重譴革職為民夫復何辭然
臣謂石星非敢於訕謗也乃恃 聖量天寬不覺肆
言之至此耳我 皇上踐祚以來旁求耆碩博采謀
謨無論大小一有所陳輒 虛懷以納之屈已以從
之內外臣工孰不頌我 皇上含弘之度博大之仁
迥出千古也玆乃于石星之言不少假借是前此諸
臣咸被 皇上優容之恩而石星獨蒙斥逐之譴天
地萬物一體聖人一視同仁我 皇上寧能恝然已
耶夫 國之所以隆替者機而已矣言之所以通塞
者亦機而已矣其機一窒則銳氣莫伸日挫月摧挽
之難及然則有國者其可不慎厥機乎且臣之于君

言其所敢言者不足以爲異而言其所不敢言者乃所以爲忠君之於臣宥其所可宥者不足以爲難而宥其所不可宥者乃所以爲大臣忠則賢君大則聖石星邇者肆言無忌指摘乘輿是言其所不敢言也我　皇上若能　俯賜優容還其舊職是宥其所不可宥也臣願我　皇上毅然以　大聖自居毋徒使臣下得以獨專忠言之譽則言路闢　君德隆　國祚昌而元氣之周流機從此始矣臣不勝祈望隕越之至

廣延納以隆大業疏　駱問禮

伏覩邸報御史詹仰庇言事狂妄蒙　陛下命錦衣

衛搴打一百棍為民且不許黨護奏擾弁將各監局大使裁革又該尚書劉體乾言事蒙 陛下責其不遵 明旨奏擾罰俸半年臣等不勝駭異竊惟體乾係大臣仰庇係言官皆 陛下所賴以昭盛德而定大業者乃不思敬慎圖報自抵罪戾 陛下既以賜之顯罰夫復何言但臣等不能無慮者方今寇盜頻興災傷荐至所缺者財用所急者清查而二臣所言皆外切時宜內關宦豎且信任大臣優容言官乃帝王之要務 祖宗之盛節 陛下之雅意也而一旦有此道路藉藉皆以 陛下忽時政輕言官而縱宦豎臣等雖知 聖明必不若此亦無詞於衆口且

古帝王未有輕用百棍之刑者況以施之言官緣去
歲　陛下杖石星無恙今又及仰庇此皆天幸耳萬
一不幸致有不意則殺諫臣之名豈　聖明所宜有
哉即二臣所奏詞涉狂悖若經理財用則自有不容
已者　陛下乃并各監局之科道而革之怒甲移乙
天下人心洞若觀火雖至愚知非　聖明雅意也伏
望　陛下廓天地有容之初度懋堯舜用中之初心
信任大臣不以萋菲之私言而易股肱之大義優容
言路不以一時之喜怒而摧萬世之紀綱慎儉德無
間隱微釋成心有同氷霧如一財用之微不自專也
必曰輔臣以爲何如該部以爲何如科道以爲何如

必三者無間言而後適于用一刑法之小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法司以為何如科道以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後卽於刑推而萬幾莫不皆然則聖德益昭　聖政益舉而大業亦可永固矣若夫劉體乾應否免其罪罰詹仰庇應否復其原職使大小諸臣毋以二臣為戒二臣所奏應否畧其言詞之戇而取其用心之無他若監局錢糧應否仍令科道巡理在　聖明以　國體政計為念則所施為舉動當必有超帝王並　祖宗而不以　成命為泥者非臣等所敢知也臣等干冒　天威不勝惶懼懸望之至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疏　龐尚鵬

竊聞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抗節死義之臣夫節義之臣何代無之顧　朝廷所以愛惜而成全之者何如耳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獨于言官狂躁者必杖而遣之彼戇直不情無人臣禮罪由自致更復何辭然推其懇惻之情亦未嘗無可原者

陛下恭儉仁明爲萬世法乃言官復競競然懷後艱之慮而因事納忠非賣直以沽名也蓋恐心思或懈于憂勤則佚慾易長耳目少偏于視聽則威權下移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言雖過激心本無他　陛下駭聞其言獨未及深察其心遂使正色危言者卒無以自存而一時骨鯁諸臣皆岌岌乎若不能終朝矣

忠諫路絕則諛佞成風時政之缺失不聞而朝士之
忠邪莫辨事關　宗社沉默苟容　陛下孤立于
内廷理亂安危何從而知古稱賞諫臣而虛懷延納
士猶逡巡却步中切危疑况逆耳之言嘗蹈禍不測
即使忠智者決擇于其間亦何忍冒敢諫之名以遂
朝廷拒諫之失亦且　陛下罪言官並發原籍為民
固待之以不死也萬一草莽餘生或斃于杖下他日
史官載筆乃曰　朝廷不能容直臣其於　聖德之
累豈小哉先哲有言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納
諫為英明之主也山有猛獸藜藿不採　朝有直臣
姦宄不生言忠貞為　社稷之衛也故言路之通塞

而世道之治亂因之古人甚言路與城門並開其慮
甚遠矣伏願　陛下擴天地覆載之心鑒古今興亡
之轍凡言官狂直曲　賜優容儻欲薄罰以示懲乞
少霽　天威免其　廷杖或下法司論如律附過還
職或　命輔臣集九卿　廷議請自　上裁但責其
論事持大體不爲風聞所誤以致是非混淆而已
陛下何容心焉仍行錦衣衛自今以往凡奉　旨杖
言官許即時執奏改送法司會同擬斷併乞著爲
令使奉行者不得依違則直臣接踵于　清朝讜論
飛章于　禁闥驅群邪壅蔽之患燭四海理亂之源
萬世太平從今伊始　聖子　神孫永以爲訓此

社稷無疆之福也其二三遂臣乞給復冠帶不終絕之使克責改圖若矜其愚姑從邊遠録用以警發其良心此尤陛下特恩中外所跂望而不敢必也再照文武官員凡於朝班失儀者五品以下悉面糾拏問夫天顏咫尺孰敢忘敬慎之心其或言動周張皆戰競之過也刑曹收問不過照常納贖本無大罪乃校士得奮呼而執之如捕重囚倍常窘辱此在頑鈍鄙夫或猶頽不大慚若施諸直節奇氣之士摧折多矣乞勑所司酌量情法凡有失儀俱于朝見後具本叅劾候明旨施行考之前朝罵辱不及于公卿鞭朴不行于殿陛事傳青史至今以爲

美談願　陛下留神其裡　國體官常所關大矣臣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宥法官以重風紀疏　　蕭廩

竊惟　京師五城例差御史巡視欲其禁伏姦暴綏輯善良以奠安重地但　輦轂之下權貴實繁雖以御史執法之官亦不能勝其撓法之衆必賴　朝廷主張於上時有震撼曲為保全然後風紀可以振揚職任庶可克盡近該御史楊松巡視西城偶因少監黄雄違法等事未敢擅究先行奏　請雖其為言不無忿激之過乃其為心則欲守　陛下之法以安陛下輦轂之民非有他也隨該黄雄奏辯仰蒙　皇

上罪松奏事不實降其職級調之外任夫黜罰之餘猶叨敘用之資是　嚴譴之中實蒙　寬大之恩矣為松者固感戴無涯而臣等同官之臣亦方震悚無地安敢復有陳告以干　天聽哉但念言事過激固松之罪而見事即奏亦御史之職也若因一言乖謬遽寢其事一事過誤遽罪其人則不惟臣等將來懲噎廢食臨事束手竊恐貴勢得志姦宄效尤風紀不振或至重地不安其於　聖治關係不小此臣等所以不敢避同事之嫌而輒陳其先事之慮也仰惟
皇上廣大同於乾坤　明睿並於日月自　即位以來未嘗以指斥　乘輿而輕罪一言官乃今以忝論

中璫而重譴一御史正昔人所謂千人主易忤貴臣難萬一天下傳之史冊書之其於　聖德關係尤爲不小此臣等所以不敢不一陳愚悃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推日月之照臨擴　乾坤之覆載察松無他　俯容照舊供職庶法守不撓風紀益重而　聖德益光　聖治將益盛矣

俯宥狂直言官以彰　聖德疏　張渙

近接邸報内開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一本條陳十事又該巡視西城御史楊松一本論劾内臣黄雄俱奉　明旨處分降調臣等仰覩　天威震疊不勝戰慄伏念　皇上臨御以来納諫聽言隱惡揚善

聖懷虛廓容如大造二臣獲罪至是其中情狀必有法不可以輕宥者乃荷　皇上不加重譴俱降級留用是使之困衡心慮省咎自新　天恩深渥二臣雖捐糜無以為報矣臣等竊思　國家設六科給事中使之班聯侍從凡　朝廷政事彼皆得而敷陳之又設十三道御史使之執持法紀凡群臣邪辟彼皆得而彈劾之惟其以言為責是以雖不敢樂有直諫之名然事或得于風聞或又切于目擊則不惟責不容諉而一念忠赤亦必欲達于　君父之前然後其心或可少慰也間禮所奏于事理當否臣等不敢復贅但原其心以為我　皇上近愈言官之請復舉　西表

之制感激躍踴竊喜隆古都俞吁咈氣象宛然在目
故發之詞語委失詳慎然言雖可罪其心則無他也
至若楊松論劾黃雄之事臣等不及知但按所奏以
爲當今法紀凜然　輦轂之下雄敢恃强喝衆毆傷
平人問訊閽傳景元持票突入則雄用計開脫情所
必有松執此具　題固責任當然其心亦無他也是
二臣者在問禮欲爲　陛下獻一得之愚故不自知
其詞語之躁妄在松欲爲　陛下申三尺之法故不
自覺其題　請之過激我　皇上宥其言原其意則
問禮所言於時政不無少裨松所　奏於群小不無
少警也旬日之内兩被降罰是二臣雖不足惜臣等

恐傳聞失真皆謂言事得罪將見人心疑畏緘默成
風偷　國家有大利害臣下有大姦惡誰復敢為
皇上言之此臣等所以日夕憂懼而不容已于言者
也方今財用匱乏災沴疊見淮揚水害甚慘　京師
地震可畏邊陲雖幸少安而兵餉之乞請莫支閩廣
雖云奏捷而山寇之哨聚如故當此多事我　皇上
敬畏　天變洞悉民隱至不遑寧處者頃因言官論
列廣求足　國阜民之方務人各一疏用備　采擇
雖蒭蕘末賤皆得盡言盖時勢至此不得不然耳
皇上求言於前顧罪言者於後似非所以鼓舞群工
而使之有懷必吐也　法紀人心所關甚重伏望

皇上俯憐言官論事原出無心收回　成命俾路得
禮楊松仍以舊職供事果其罪難寛宥或量行罰治
以警其後至于黃雄既蒙　聖斷降發更乞　明諭
大小中官自後各宜守法以供職役或有亂法干紀
如雄者許言官據實劾奏則骨鯁直諒之臣接踵而
出雍熙太和之治計日可待矣臣等無任悚息待罪
之至

禮臣

崇一德以享天心疏　　唐臯

臣嘗伏覩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序有曰君臣
同心志同一氣所以感　皇天后土之鑒海岳效靈

由是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其首章又以君臣同遊竭忠成全其君拾君之失撙君之過補君之闕大哉　皇言所以貽謀燕翼垂萬世　聖子　神孫之訓者深且遠矣仲虺詳陳咸有一德之功孟子極言相待一體之道皆不出我　祖宗彜訓之外也仰惟　皇上起邸嗣守丕基登極之初治以憲　祖為先志以勵精為大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平以謂　陛下蓋將更張　武宗之故以上繼　孝宗之治而遠復　聖祖之盛也然自　即位以來君臣無同遊之美上下鮮一德之休知有股肱而不藉之運用知有耳目而不因之聰明是　陛下雖有願治

之心而失所以求治之道也臣嘗供事華盖內殿親
見殿外之東極北有一便殿或指以示臣曰此孝
宗皇帝燕息之所也凡諸臣章奏必於此閱之遇有
懷疑未决必召輔臣至此參詳可否下之所司是以
政無闕失昭令聞以垂無窮且召見之頃傳宣賜
茶或撤賜御饌君臣際遇至今美談不知左右近臣
孰知先朝典故者曾爲陛下言之乎恐其不能
且不肯也臣又見得先王優禮老成引年致仕不許
其請則必賜之几杖以昭眷留之誠蓋以老成謀國
多識舊章不可不重惜也近來户部尚書孫交刑部
尚書林俊引疾乞骸章疏屢上陛下溫旨慰留此

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也臣方擬有几杖之賜以爲　聖世之光不意頃因太監崔文家人之故謂俊廢格　詔旨令其回話其與　陛下起廢之初慰留之　溫旨大不侔矣萬一俊執奏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掛冠玄武祖帳東都　陛下雖無簡棄老成之心亦抑何以自解於天下之口而祈免於萬世之非議哉臣觀　陛下在內所寵信者多　藩邸久侍之人也非　先朝寡過之人也使此數臣者果皆忠於　陛下豈肯令　陛下因崔文一家奴之故而簡老成體國之臣乎又豈肯令　陛下加拾遺擣過之忠以廢格　詔旨之罪乎又豈肯令　陛下

變勉留之　溫旨爲雷霆震擊之威乎夫自古及今
君臣上下同心一德未有不治者也上下隔絕中外
疑阻未有不亂者也　陛下卽位二年于玆雖無
武宗以來危亂之形而有正德以後災變之大其幾
甚可畏也伏願　憲　聖祖之言擧　先朝之典虛
顧問輔臣之襟隆體貌大臣之禮養　聖主遷善之
勇全老成執法之忠鑒憸邪非亂之由消近習保奸
之禍務使君臣如一人之身宮府内外如一家之勢
則政以道成氣以和召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
至而我　聖祖降鑒效靈之訓可驗於今日矣

謹天戒急親賢疏　　湛若水

臣觀於正德之間天下瀕危者屢矣當斯之時科道因老臣棄不親賢之至矣以今視昔可不為寒心哉臣非言事之官故不敢以及事臣職在以經術勸聖學故不敢不恭職然而　聖學修而萬事舉矣臣嘗讀易至屯否二卦不能不感慨焉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未遂此則　陛下登極時下詔然也否者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　陛下聰明獨照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事勢之將來有不可言者一二年間　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饑相食報無虛月莫非徵召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

醫不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故屯之象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其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否之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言不可不親賢也今之元氣之劑急親賢是也以為不急之務非知言者也夫一舉而五事皆得者急親賢之謂矣所謂五事者謹君德一也定臣志二也審用人三也正風俗四也消變致祥五也故五事舉而王道備矣我　祖宗　列聖知其然故有君臣同遊之訓文華殿入直之規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在　陛下今日尤為當務之急也夫帝王之治莫大乎君臣

一德親賢而風動之古之治天下者蓋非家諭而戶曉之難也其為道至約而其為效至博也惟恐人君不行行則可以不崇朝而風天下矣 陛下誠能修舉盛典以大臣之賢為之統領求在館在朝在野之賢明先王之學者俾侍直於 文華殿之側 陛下每日朝罷即御 文華向晦乃入俾群賢者日相講磨聖學其學以德性為本而達於事業其功在於學問思辯篤行以開發聰明而成德行其要在於體認天理格物以致知至意誠心正身修而可致家國天下之治平人無異學學無異本而 陛下不時延問口傳神授左右侍從罔不聞知上下內外同為一心

非惟德性賴此陶成積此薰蒸亦可感格君於此以成其聖則君德一矣臣於此以成其賢則臣德一矣養之歲月察其性情審其材能孰可以居論道之任孰可以居集事之職才德不易用而匪才德者毋幸進用人之道於此焉得矣學有定方人有定向歆動情性鼓舞化機畿甸之近四方之遠傾耳而聽跂足而望聞風慕義日遷於善而不知爲之者如春風一鼓百物皆生風俗於此焉厚矣 天子和德於上臣庶和協於下和氣絪緼天地之祥應矣故一舉五得而王道可幾矣何今日天變之屢見而不可消何今日人心之搖動而不可收哉否則君臣離隔上下不

交君孤立於上臣遺遠於下君德日衰臣志日弛用非其人風俗薄惡雖欲長治久安以享大業胡可得手惟　陛下亟圖行之消變致治在此一舉也同舟共濟有安無危上自　陛下宮闈以至戚畹內外臣庶天下幸甚

優老乞言以裨　聖政疏　何天衢

迺者　欽蒙着臣備辦綵幣羊酒親詣致仕大學士劉健家宣諭　皇上優禮老臣至意臣欽遵親詣存問訖　恩加着舊禮遇非常凡在臣隣咸知砥礪竊以古之優老也五帝憲老三王乞言蓋五帝雖不乞言有善則記之三王則養老乞言之禮並舉行之故

王制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夫貴於天下之老者以其閱世久而更事多其於國家治忽之源生民休戚之故知之審見之真而其言也如龜卜蓍筮足以輔君德而裨政理也是故古之聖王優其禮不以人君之勢臨之而曰乞言尚其德也此所以上行下效治隆俗美不可及也已後世養老若安車之召徒舍魯邸臨雍之拜祗取美觀是皆無養老之實心安望其乞言乎無恠乎治之不古若也仰惟

皇上首出庶物瑞應昌期毓德

潛邸之初已繫天下元元之望及嗣登

大寶更新政化而於耆舊尤加優禮覃恩之

詔存問高年民七十以上

賜賚有差是與先王養老之政異世合符天下翕然
稱　聖人中興之業在是矣然而乞言之詔未聞于
天下豈徒隆養老之禮而未乎尚德之實耶臣竊疑
焉夫以人君患無帝王之德是以不能復帝王之治
若我　皇上有堯舜之資有禹湯文武之德舉　國
家而還於唐虞三代特易易耳夫何憚而不為哉臣
竊惜之孟子謂不以堯舜望其君不敬其君者也臣
敢不以堯舜望　陛下乎臣見大學士劉健歷事
四朝垂四十餘年　孝宗擢居內閣與今致仕大學
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等委身匡輔弘益居多故
在當時眷遇特隆　武宗皇帝初政皆同心翊亮既

而爲權奸所擠遂不復用今劉大夏已物故而劉健
謝遷韓文俱在林下又如大學士王鏊劉忠楊一清
亦皆 先朝耆舊廢退以來於玆有年之數臣者在
古謂之 國老在今民之具瞻屢有臣僚論列已蒙
陛下降 勅遣使齎存問殊恩異禮無復加矣臣
愚以爲謝遷王鏊劉忠楊一清年歲雖老精力尚強
陛下亟起而用之必能有所裨益萬一不欲勞以職
事或 召至京師賜之以延問亦必能有所獻納劉
健韓文景迫桑榆命懸朝露況今各處災異迭興正
陛下求言之日若不及早乞言以爲圖治之規臣恐
一旦相繼凋謝非惟諸老愛國之心無以自見而

陛下法古求治之志亦有孤矣伏望
陛下追隆古之休風慕聖王之盛節特降
綸音遣輶使下造大學士劉健諸臣之廬奉宣
聖意其條陳所言隨使上
聞以備采納則曠世之墜典創見於一時
盛德之光輝高出於萬古六五帝四三王以顯揚我
祖宗之大烈於無窮矣

敬大臣優臺諫以隆聖治疏　李錫

臣竊惟人君之於群臣古人論之詳矣皆以爲君則元首也大臣則股肱也臺諫則耳目也體貼親切比擬明著垂之簡冊萬古不磨是以人非元首固不足以爲人有元首而無股肱耳目則執持運動瞻視聽

闔胥無所資動作不前險夷莫睹亦塊然一物何足以爲人哉是知元首至焉股肱耳目次焉人君之於大臣臺諫亦猶是也是故人君知股肱吾藉之以運用也則於大臣不可以不敬知耳目吾藉之以聞見也則於臺諫不可以不優不敬大臣是自戕其股肱也不優臺諫是自賊其耳目也戕股肱者敗賊耳目者危此皆漢唐末路之弊政君天下者所當深以爲戒者也上古君臣之間都咈一堂稽拜抗禮所以敬股肱也野木朝旌闢門明目所以優耳目也故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曰諫諍輔拂之臣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古訓昭然寔今龜鑑

洪惟我　朝酌古定制列六卿以分理庶務設臺諫以糾察百寮今之六卿　陛下之股肱也今之臺諫　陛下之耳目也　陛下於即位之初遍徵故老歛袵重臣所以敬股肱者至矣側席求言虛心納諫所以優耳目者至矣中外欣然臣工交慶皆以為三代不足追唐虞不足並矣夫何始勤終怠判為兩途開元天寶迥然二治漸不克終人心失望且如刑部尚書林俊退休有年廿老林下固無求於　陛下也　陛下下詔徵之林俊翻然就道固欲共成嘉靖之治也　陛下於俊言聽計從宜矣夫何於執奏之間往往令其回話遂使賫志而歸此非所以敬俊也戶部尚書

孫交碩德重望偃仰丘園亦無求於　陛下也　陛
下下詔徵之孫交彈冠而起亦欲共成嘉請之治也
陛下於交言聽計從宜矣夫何因其違拂多方搜索
令其回話此非所以敬交也至於工部尚書趙璜不
奉　欽賞之詔爲國計也爲大體計也於巳無與焉
陛下一入都督陳萬言之奏犖其屬官下之鎮撫使
璜跼蹐待罪古之敬大臣者似不如是也以至吏科
都給事中李學曾慎大柄審大號之奏是固醫國之
良砭也咸望　陛下嘉納　陛下既不納矣又從而
罰俸一箇月何以服天下之心禮科給事中章僑因
東廠接受民詞奏犖知府有糾劾之奏是亦救時之

急務也咸望　陛下中止　陛下既不止矣又從而罰俸三箇月何以作言官之氣禮科給事中劉最糾劾太監崔文蠱惑　聖心侵尅內帑風聞言事言官職也　陛下受崔文之佞輒令劉最查明來說且內帑銀兩外官不與久矣　陛下令劉最查者不過快崔文之忿惡劉最之劾耳豈真有意於國計而欲會計之分明哉竟調外任尤爲已甚夫不敬大臣則大臣皆將告老所謂有元首而無股肱也不優臺諫則豪傑皆將解體所謂有元首而無耳目也　陛下將孤立於上孰與共理天下也哉伏望　陛下頓悟前非速遷今是體　祖宗建官之意鑒上古相體之情

以股肱而待大臣而體貌之有加以耳目而待臺諫而優容之必至以執奏爲忠以敢諫爲愛勿疑其違拂勿計其小過勿聽左右之惑勿受讒邪之間勿移於始終勿偏於愛惡勉留林俊以共致昇平慰諭趙璜以宥其屬下孫交愈加敬禮李學曾等免其罰俸劉最仍留供職則　朝廷有雍穆之風天下仰享嘉之治臣工幸甚　宗社幸甚

禮臣下以勵節行疏　　葉奇

臣聞爲治之道君有賴於臣故隆禮貌以禮其下臣有賴於君故勵節行以報其上此二者勢相殊而實相資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者也使爲君者不以禮

貌禮待其臣則爲臣者必至於屈辱其所志斲其所學則廉恥不立廉恥不立則節行不修其何以輔成君德以弘治化哉臣請以今日之事爲　陛下言之邇者郭九皐爲東廠接受密告之詞葉寛翟璘爲陳萬言奏　請房屋之事　陛下赫然震怒郭九皐則差官校拏解來京葉寛翟璘則拏送鎮撫司打著問節該科道官會本論列而臣猶言之不已者正爲陛下惜禮貌臣下之道耳何以言之彼郭九皐知府也葉寛郎中也翟璘員外也此三臣者皆大夫秩也陛下嘗以爵禄貴寵之矣　陛下嘗以部司府治委任之矣　陛下之吏民亦嘗俯伏而敬畏之矣今因

事未見其可罪而執縛以下之獄臣恐貴貴尊尊之道殆非若此中庸曰體群臣　陛下不察而體之反怒而罪之則所謂禮遇之道安在哉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其爵等嘗在尊貴之列故有賜死而無戮辱亦所以禮之也今以天子貴寵委任之臣吏民俯伏敬畏之官一旦因事而束縛之係縲之使下民小吏皆得以罵詈而榜笞之此豈可以令衆庶見哉此正漢臣賈誼所以涕泣而爲文帝告者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夫君臣猶父子也寇讎之言雖若過當而手足腹心則非溢美　陛下何不察之且如郭

九臯遠在外方其罪狀臣所未知若葉寬翟璘不過
爲　陛下愛惜財物而已而其心實所以盡忠也今
不察其心以其違拗而執之有如昔臣杜衍之封還
內降陽城之慟哭裂麻李沆之引燭焚詔者則　陛
下將何以處之又宋臣朱熹言宋朝有超越古今八
事而其一亦曰遇士夫有禮夫禮下亦君道之常也
宋之人君亦三代以下之中主也尚能行此以超越
千古今　陛下以堯舜之資豈可以自處於中主之
下哉臣惟冀　陛下有以察之則造福於天下　國
家者非淺　陛下儻不以臣愚之言爲然今日拏一
官明日拏一官則人皆重足而立諫者皆以言爲諱

有識之士皆思見幾而作憸夫小人皆彈冠相慶矣自古未有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不亂者也　陛下試興思及此獨不可爲寒心哉臣願　陛下察臣之言翻然改悟待臣下以禮節養臣下以廉耻將拏觧郭九皋之官校追回將葉寬翟璘釋放今後諫官言雖未當亦優容之如前日罰俸之臣悉從寬宥免則臣等人人感激思欲効勞惟恐廉耻之不立惟恐節行之不脩有愧于　陛下之禮待也人皆如此欲治化之成何難哉

博采群言恭陳親政事宜疏　高儀

臣等竊惟人君之繼統乃天命維新之會而初政之

宣布尤人心屬望之時洪惟我 皇上纘承 令緒
丕紹 鴻圖 御朝聽政已四閱月群臣獲覩 天
顔者莫不交相慶忭以爲唐虞三代之盛將復見於
今日也是以矢心滌慮各獻其忱謀猷入告如恐或
後如今大學士陳以勤首先獻納條爲十事要皆切
於新政以爲 聖明保大嗣服之助已蒙 温旨加
納其他如吏科都給事胡應嘉等之請 御文華殿
接見群臣 親議政事兵科右給事中魏時亮之再
申前議欲乞親勤政兵科左給事中馮成能之議親
儒賢勤體要禮科左給事中王治議 朝講之禮以
圖治安禮科給事中周世選之請 御文華殿或

會極門　召內閣及九卿科道諸臣商確諮問刑科
左給事中孫枝之請　御便殿遇大政大疑即　宣
召輔臣及九卿大臣　特賜詢問江西道御史麗尚
鵬等之請　御文華殿延見宰輔及九卿大臣與翰
林科道皆與聞朝政巡按直隸御史周弘祖之議勤
政事以勵治功巡按山東御史李叔和之議敬大臣
以圖治道巡按直隸御史顧廷對之見輔臣廷訪大
臣或同游詠和或燕對無時　明良喜起庶事咸熙
國家萬世太平之業端肇于此至于御門之規日奏
數條不過沿習故事似涉虛文惟我　皇上登極數
日即出　御門今既久臨　朝宁威儀已復　祖宗

之舊矣但　朝堂之上體統森嚴拜起唯諾勢相懸
隔若止循例而朝一朝而退　上有懷而不得下問
下有見而不敢上陳切惟情意既不相接見聞未免
日壅其凡諸司奏牘中外事情豈能一一盡白於
聖衷而頓然了悟也即今　山陵已畢典禮就緒
經筵日講復　賜舉行諸凡大綱大體亦既燦然明
備矣而惟　便殿親政尚未之及似不容緩伏望
皇上仰稽　列聖之盛典俯納諸臣之忠言自今
開講以後每日　常朝罷即　御文華殿除內閣輔
臣日侍講讀自應隨入供事外其六部都察院大臣
仍乞　皇上不時　召見即將　覽過部院題奏本

內係干大賞罰大黜陟大典禮大刑獄大軍機大會
計與凡一切大政令合當詳議者　特降清問許令
部院官陳述始末內閣輔臣即議擬可否於是　皇
上加以　睿斷　親賜裁答倘有事體疑難者雖再
三商確然後答旨亦無不可也科道掌印官每次各
輪二員隨進如諸臣陳述未詳議擬未當者許令公
同評正至于輔臣講讀之餘仍乞　皇上親發　玉
音咨詢治道或將各項章疏應該票擬者令其即在
御前看詳　面請　宸斷如此則　萬幾之理日熟
于　聖衷而四海之治可運于掌上于以軼五帝三
王之盛于以紹　二祖　七宗之休者誠不外于是

矣臣等無任惓惓懇祈之至

勤聖學勵臣工以成治道疏　何維栢

臣聞臣盡心爲國當以帝王之道事其君君盡心爲民必以帝王之治責諸巳蓋帝王之治本諸道帝王之道本諸心帝王之心本諸學帝王之學本於上下交而後成臣諦觀古昔盛時君臣非自能神聖也其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君以此責難於其臣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臣以此責難於其君至於成湯則有若伊尹太甲則有若保衡太戊則有若伊陟祖乙則有若巫賢武丁則有若甘盤文武則有若呂散成康則有若周召上下君臣交相

儆戒不敢荒寧共成此學以臻大道運諸心以達於
政當是時內則百揆四岳外則州牧侯伯莫不同心
一德以欽厥職百工庶政惟和六府三事允治德音
天下聲施後世自時厥後教弛道湮人心陷溺君不
知所以盡君道臣不知所以盡臣道徒以智術相事
使功利相征逐挾法制以把持天下而籠絡斯民其
相與有爲者又不過隨世低昂殫慮於章程法守之
末以致力於補偏救弊之方所謂脩己治人之理天
德王道之要不復講求其間英君如漢文宋仁有可
學願治之資而不遇其臣聖賢如孔孟周程有好學
輔治之實而不遇其君君不遇其臣則不能以成其

學而達之治臣不遇其君則不能以行其學而濟夫時自漢迄今道汙治陋極矣肆惟我 皇上淵穆溫文寬仁恭儉嗣服 大寶敬承 先帝遺詔以推廣德孝信任輔臣以斡旋世道日就月將遜志時敏節戒佚遊罔失矩度法行近習教肅 宮闈恩威出自淵衷取舍裁于 宸鑑納諫從言懋昭帝王之度謙虛弘重允裕 聖學之基大小臣工夙夜祗承三公輔政協德和衷卿士大夫靖共法守衆正盈 朝姦邪斂跡 上下際遇之隆時運昌泰之會二十餘年實所曠睹敬而守之帝王事業可坐而致然臣竊慮之難得者時保時者幾察幾者學蓋天命無常理亂

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時泰運昌然幾微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上下儆戒之不一則變故之所由生況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喜怒好惡之微用舍予奪之機端人正士視之以進退其身壬人憸夫伺之以作止其惡世道汙隆國家興替所由繫不可不慎故臣敢以交脩進學之說進復列君道臣道今日所當盡之實以告　陛下然臣所謂學者非有異論不過自　陛下之心與群臣之心求之而自得之耳　陛下之心卽堯舜禹湯文武戊丁成康之心群臣之心卽臯夔益稷伊傅周召之心篤學以存心因心以達政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唐虞三代之治可運諸掌

伏望　聖明詳鑒臣言當以帝王之治自任而責難於群臣群臣當以帝王之道事上而責難於上下交脩共成德業則世道幸甚　一曰盡君道人君一心萬化本原君心正則天下治而享國長久君心不正則天下亂而天祿永終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殷高宗宅憂三祀既免喪弗言群臣諫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高宗慨而言乃命傳說曰爾惟訓于朕志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於是學於古訓道積於厥躬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故四海之內咸仰高宗

之德而享國五十有九年稱爲盛治　陛下諒陰不
言恭默思道同符高宗茲者　先帝服除即吉正可
言乃雍之日伏望　陛下鑒高宗允懷于茲之心及
今與諸大臣言每日　視朝之後請　御便殿　宣
召元老講讀近臣咨論經史道理以爲政治本源間
召九卿各衙門大臣問以職掌責令奏封凡有嘉謀
嘉猷悉以入告及於中外群臣有學術純正德行老
成堪資啓沃者舉十數人或隨時召見或輪次入直
朝夕納誨相與講求帝王之心法以達天德率由帝
王之治法以弘王道　陛下恭己淵默靜理化機則
自深宮以至大庭莫非戒懼脩省之地自旦興以至

晦息一皆憂勤惕勵之時思乎天下之在絜矩則公好惡以欽厥止思喜怒中節由於慎獨則致中和以贊化育思帝王一日二日萬幾不可以大康則必如堯舜兢兢業業戒逸欲于有邦思天祿永終由於四海困窮則必如禹相告戒罔淫于佚以執厥中思后從諫則聖不可陷于酒德之愆則必如禹之惡旨酒而好善言思君臣咸有一德則必如湯之不邇聲色以協于克一思君子有大道惟命不于常則必如文王望道未見而視民如傷思王者所云無逸則必如周公之戒成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以保文武之業而無失此數者皆君道之所當必盡臣望　陛下

以此責成于己仍　勑下部院與諸大臣擬議上
請乞　賜裁定宣召日期毅然行之責成此舉共圖
治理則協德率憲享國永年匪惟無俾高宗專美于
有商而都俞喜起天保卷阿之盛可復見于今日伏
乞　聖裁　一曰盡臣道高宗命說曰惟暨乃僚罔
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蓋
人臣必以道自盡而後可以道事君必交脩於下而
後可以責成於上故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臣觀由
漢以來人君不能致治康民實由臣僚不能盡道匡
正有負於君無論前代即　先朝事可爲近鑑　世
宗先皇帝聖智英斷足大有爲使得賢臣同心輔德

則嘉靖殷邦可致盛治顧曲學褊夫矚時競勝黨同伐異典禮罔正元氣已索繼而權姦顓政逢恱諂惑比周恣肆荼毒生靈天下蓋岌岌矣晚年 先帝悔心殛竄渠惡一二元輔維持斡旋而勝負消長之機亦艱且危我 皇上御極明明在上赫赫在下二年以來人心轉淑世道改觀然酷烈之餘四海困窮未甦災異姦宄未息職思其故實原於此調元保泰正在此時今卿大夫忠清敏慎守正奉公大異往昔迺精神志意未孚通於上下法紀執物尚睽滯於多方群邪庶邑踵故襲常所督責者簿書職守之末而開誠布公之體未彰所計量者體貌勢分之常而僉謀

大同之詛未協紛更刼於浮議實意衰於彌文以調停爲善而不稽其所敝以搏擊爲能而不慮其所終事未畫一或此是而彼非政乏遠圖多朝行而夕改且姦回革面遏不敢肆投種于地有俟而生閃縮包藏伏深憂于莫測乘閒抵隙隱機檻於無形慮遠察微貴於定志上致下澤責在同心臣伏望 陛下勑諭內閣輔臣申飭中外大小臣工共圖同心盡道之實每月朔望 朝畢輔臣即出與九卿各衙門長佐會於公所廣公積思揆政論道將各掌職事摘取重大者質訂確當付所司施行上關君德及今機務所當變通釐正者從容商議協求經久乃以入告九卿

各衙門之長每五日堂事畢率僚屬于後署坐論職事當否有無怠玩庇護互相救正若倚勢怙終及欺罔姦私即當聲責繼以糾治俾人知警畏爭赴事功其朔望大臣會日各屬衆多難以共聽擇公所訂同爲會相與講明道術辨析義利扶植綱維即心論學即學察政無得侈談玄虛以滋盛世之惑省郡之吏至自外者亦得預會以詢政俗在外撫按與司道郡長亦倣朔望之會以究軍民休戚以察官吏賢否事關

廊廟亦即以入

聞司道郡邑之長暨乃僚屬亦倣五日之會忠告規勸節用愛人盡心脩職有不共不恪者有常罰是使心志交孚於聚晤德業相勵

於觀摩視履稽謀可以覘性術之邪正治理之得失

官常賢否糾激薦揚考覈黜陟咸據於此如是則大

夫師長不敢逸豫而切于憂勤中外遠邇不敢欺玩

而一於畏敬書曰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又曰凡我

有官君子欽乃攸司以公滅私民其永懷是上可以

匡正君德下可以康濟民生臣言若迂實切治理

伏願陛下俯賜詳察勑公卿大臣及時裁酌擬

議上請期在必行交脩定志興道致治所繫不細

伏乞聖裁

亟圖寬本顧問以隆交泰疏　　温純

臣讀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

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
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　朝或憲老或
乞言或顧問或形諸章奏今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顧
問章奏即漢唐宋之主亦未有不須此以為治者我
皇上御極以來　朝講勤矣言路開矣臣姦斥矣獨
[illegible]本　顧問二事雖言官往往言而該部未暇為
皇上請者豈外以　皇上即位之初服制未闋在古
有三年不言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
皇上一一而問之一一而　覽之將涉於勞而無其
要乎今　先帝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遹
訓　成王訪洛故事仰望我　皇上我皇上必思有

以荅臣工之望者臣計今切務則莫如　覽本　顧
問而已何者往歲臣在山東聞　皇上於講筵之暇
以石州殘破下　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為　聖天
子留意邊方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
頌九邊將領莫不警惕是我　皇上一言即可以興
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儻由此日與大臣商確時政
則其所激發臣又不知當何如也我　皇上何惜一
言而不為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仍盜寇弗寧
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鎮有脫巾求糧之苦我
皇上誠於此時勤顧問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以脩
攘大計為　皇上言者諸臣言之　皇上採而行之

一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　覽本不必於諸司之章奏而盡閱之也蓋諸章奏有關於聖躬者有切於民瘼邊疆者有招擬題覆爲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於此辨之不移晷而章奏可　覽也顧問非必於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君德何由而進退中國何由而乂安四夷何由而賓服於此審之不終日而　問對可悉也伏望　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　勑下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采合無行令閣臣俟　皇上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爲二等凡招擬題覆爲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不必煩

瀆其關於　聖躬切於民瘼邊疆者另開節畧進呈
御覽即時　面請應否采納施行我　皇上一有疑
難更望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霽　天顏俯賜
清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夫安内
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前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
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於一堂矣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永孚於休哉